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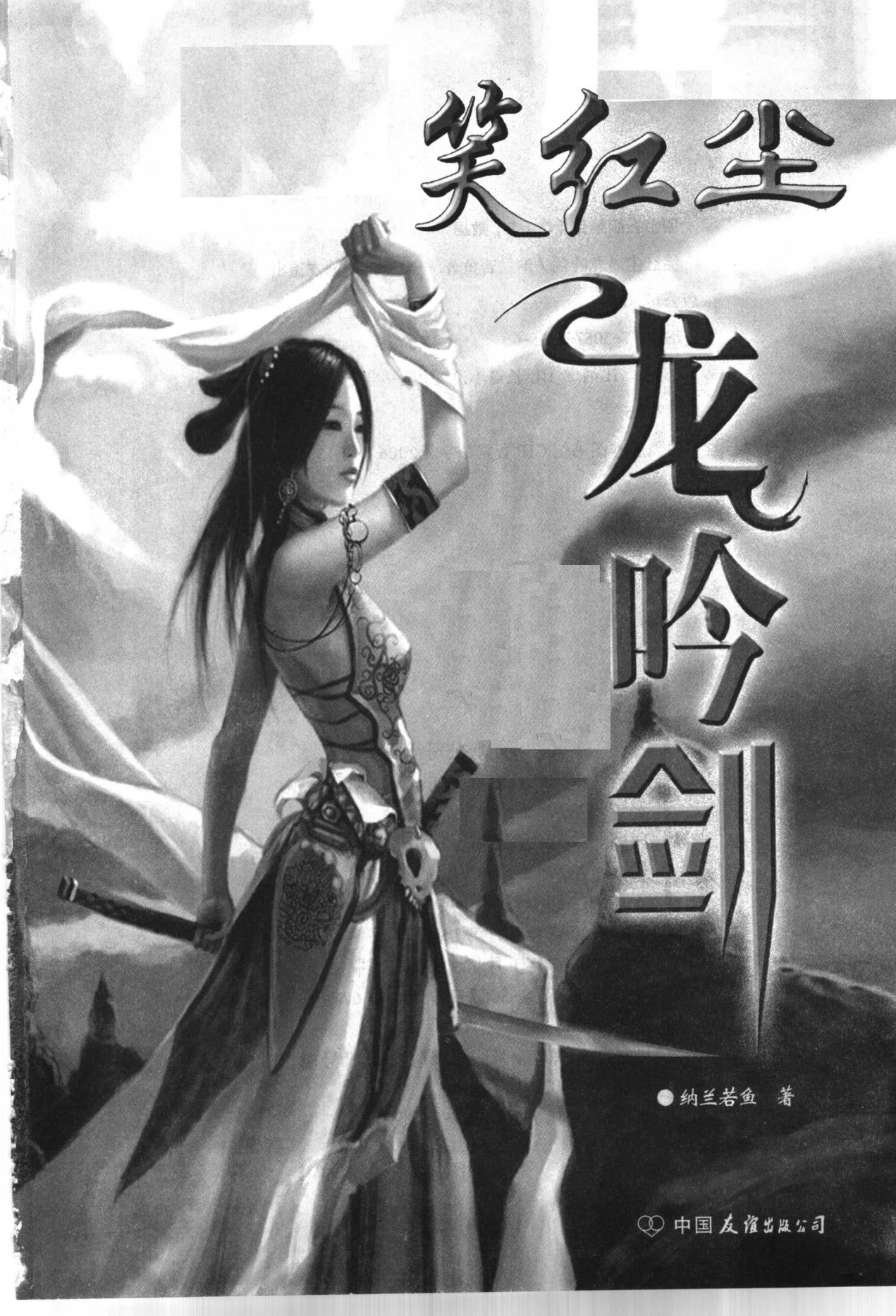
笑红尘

龙吟剑

一部与爱情、样机、命运有关的奇幻小说
世间深情、浪漫、坚守与等待的最后传奇

● 纳兰若鱼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笑红尘

龙吟剑

● 纳兰若鱼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笑红尘·龙吟剑/纳兰若鱼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07.1

ISBN 7-5057-2295-6

I. 笑... II. 纳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8183 号

书名	笑红尘·龙吟剑
作者	纳兰若鱼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规格	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286 千字
版次	2007 年 1 月第 1 版
印次	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7-5057-2295-6/I · 627
定价	22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

也许，没有人会记得五十年的某个夜晚，它曾经发生过什么。

时间像流水，冲刷着一个叫记忆的东西，直至将它彻底冲走。

只是，这世上总有些人，固执地不肯遗忘，固执地活在记忆之中；而另外有些人，却努力地去遗忘曾经有过的记忆。

不管是哪一种人，都会在某一个漫漫长夜，从时间的水底，不经意间看到记忆的树叶飘过水面。

那时，你才会知道，有些人，这一生将永远留在你的记忆之中。

而五十年前的那个夜晚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？

为什么有的人至死也不肯遗忘？

也许，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月圆之夜。

圆月总是预示着圆满和吉祥。

但是，这个夜晚却是一场灾难的开端。

皓月初升之夜。

若梨的院落里，梨花在一夜之间突然全开了。那一树的雪白和银色的月光，溶溶相映，天地万物瞬间都变得圣洁无比。

美好的夜晚总是令人难忘的。美好的夜色却也会使人悲伤。

只因它太易逝。

梨花院落的厅堂里，灯火通明。

枫城里数十个男女居士，虔诚地跪于一个香案前，按照一个老和尚的示意，叩首。

在叩首的人们后面，是一张长长的桌子。桌子上摆放着各类供品，两边点着一对大烛台。最让人注目的是，桌子中央还盘腿坐着一个腕戴铃铛的仙子般的

女子。

女子二八芳龄，着一身雪白的衣裳，青丝如瀑，凛然不可侵犯。

她，不偏不倚，不妖不媚，眼帘低垂，静静端坐，如一尊佛！

“三世三生，无边无涯。世事遥遥，终是梦幻。都尘归尘，土归土去吧……”
大师口中念念有词，一边点燃一张符纸焚烧。

人们又纷纷跪了下去，跪在最前面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：商宜，他是枫城的城主。他喃喃祈求道：“请求佛祖，保佑我的人民今后太太平平，无灾无祸……”

诵唱之声又起。

梨花院落溶溶月，佛诵声声。

已是皓月当空。树影婆娑。

浩浩荡荡的人们走在迷离的夜色中。他们将圣女若梨抬到了城外一座最高的山峰上。山顶有一座早已挖好的坟墓。

这个坟墓就是用来埋葬若梨的。

人们将圣女若梨埋在几米宽的坟坑之内，盖上石板，掩上土，再将一根空心的细竹插入坟内。

圣女被埋入坟坑之后，还可以活数日，她如果活着就摇动手中的铃铛。当人们再也听不到她的铃铛声时，据说，她便是被度成佛了，从此她就可以永保枫城人民的安康。

再看一眼这美丽的月色。

若梨微微抬起头，看着潋潋清辉与雪白的衣裙融为一体。

清风拂起她的裙裾和青丝，迎风飞舞。

这时，她似乎闻到了院落里梨花的芬芳。

她微笑了。

闭上眼睛，她听到了石板盖上的声音。

之后，世界终于归于沉寂。

她的院子里，那一树的梨花，就像下了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，于当晚全部凋零。

五十年前的旧事也在时间的尘埃中，渐飘渐远……



目 录

CONTENTS

楔 子

上 篇

- 一 流浪的少年 /2
- 二 枫城危机 /7
- 三 离奇的夜晚 /12
- 四 深夜盗墓者 /15
- 五 迷茫的悲伤 /17
- 六 黑纱下面的傀儡 /20
- 七 殊鱼的眼泪 /23
- 八 失窃的圣女墓 /26
- 九 五十年前 /30
- 十 有一种缘 /36
- 十一 我是谁? /40
- 十二 大闹寿宴 /45
- 十三 活在记忆中的人 /50
- 十四 陌路人 /56
- 十五 温暖的心 /62
- 十六 尸魔之毒 /66
- 十七 被窥视的灵魂 /71
- 十八 圈套 /77
- 十九 柔情似水 /82

下 篇

- 一 惊遇 /90
- 二 青灯古佛 /93
- 三 风云突变 /100
- 四 有缘人 /109
- 五 绝情人 /119
- 六 殊鱼的梦魇 /125
- 七 一见钟情 /128
- 八 新月之谜 /136
- 九 法印的心 /141
- 十 爱恨一线 /146
- 十一 迷狐童子 /154
- 十二 纵使相逢应不识 /161
- 十三 贵公子清芒 /168
- 十四 扑朔迷离 /177
- 十五 大战仙人峰之巅 /184
- 十六 于记忆中重逢 /192
- 十七 若梨的踪迹 /199
- 十八 摩罗耶山的迷雾 /204
- 十九 赤子之心 /212
- 二十 佛法无边 /220
- 二十一 此身非我 /228



上 篇

他坐在山峦之巅，望着莽莽群山，想起自己的身世之谜，不知何时才能解开。雪天的红枫叶，到底预示了什么？他想起了几天前，噩梦中那股仇恨，它代表了什么？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仇恨在他的身体里呢？它与枫叶在雪天变红会有什么关联？

阿弥陀佛。你是中了尸魔之毒，心灵被仇恨和癫狂所控制了。如果任其下去，只怕有一天这仇恨会愈演愈烈，最终将你的心灵吞噬。施主切记要记住贫僧的一句话，那就是，宽恕一切罪恶。只有你做到这些，才能解开你的心魔。



一 流浪的少年

笑红尘·龙吟剑

五十年后。

一个寒冷的冬天，一个少年流浪到了枫城。

他只是一个孤独的旅人，一个寻找自己身世之谜的浪子。

从他记事的时候起，便是孤身一人浪迹天涯。

漂泊和忘却是他的宿命。

大江南北，他曾饱览过无数的美景和佳人，也曾历尽了世间的辛酸。没有人，没有地方能够使他的脚步停留。

如果有人要问他，家在何处，他总是淡淡地回答：她只在我的心里。

在这个寂寥的冬夜，他很想喝醉，但却找不到醉的理由。

很多时候，很多事情都找不到任何理由。

寒月悲笳，华灯初上。

他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酒馆里独饮。很多人在他的眼前来来去去，但，都没有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一丝片段。

当他眼里看不到人时，千军万马也只是恍若烟尘。

只记得，那夜的酒很冷。有人说，酒越喝越暖，可他却越喝越冷。

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也许是因为寂寞。

如果一个人的心是空的，即使装下再多的酒也是无用的。

在他喝下不知第几杯酒的时候，他意识到他该离开了。

也许，这个酒店今生他将不再回来。

走的时候，他没有回头再看一眼。

那一晚，他终于醉倒在一个寂寞的小店。半夜，枫城下起了鹅毛大雪。

在寒冷的雪夜，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他的梦境中又出现了雪天的红枫叶。那枫叶红得惊心而刺目，犹如鲜血一般洒遍原野。当枫叶被纷纷扬扬的大雪覆盖，他隐隐地听到了呜咽的悲泣声。他转过身去，一张模糊的脸庞，在纷飞的大雪中，望着他，眼眸悲怆而绝望。

他伸出手去，那张脸庞却离他愈来愈远……

就在此时，他猛地惊醒！

起身走到窗前，天色暗淡，凛冽的寒风侵入肌骨。这时，他才发现外面已是一片雪白。

原来，大雪已经下了一夜。

他发现自己的脸庞冰冷，伸手去拭，竟是眼泪。

这同样的梦境，总是在某个不经意的冬夜，反复在他的睡眠中出现。

他已不记得有关于自己身世的一切。这梦中的一切，是记忆吗？如果是，为何丝毫没有印象？是幻境吗？如果是，为何却又是如此的熟悉？

梦中哭泣的人，到底是谁？那张脸庞，为什么总也看不清他的模样？

雪天的红枫叶，与他的命运会有某种关联吗？

曾经，他四处流浪，于每个冬天，都会找到一个满山都有枫叶的地方。他在秋天见到了无数的娇美的红枫叶。而在冬天，却只有萧条，那些灰黄的枯叶，零落地依恋在枝头。

满山的枫叶会在雪天变红？

这听起来有些可笑。

谁都知道，枫叶只会在深秋变红。而这个叫枫城的地方，他听说，这里的枫叶总是绿意苍翠，从未红过。它们会有变红的那一日吗？

这个冬天，比他所经历过的无数的冬天还要寒冷，还要漫长。

今夜的雪下个不停，明天，也许该上路了。

不知明日会否有晴天？

第二天，人们发现，苍茫大地上，圣女峰的枫叶在一夜之间都红了。

传说中，圣女墓是庇佑天下百姓的灵塔。这里的人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灾祸、战乱，最后都会因为圣女的庇护而化险为夷。

他第一次停下了漂泊的脚步。

清晨时分，大雪初停，但寒风却刮得人更觉生冷。

圣女山，高耸于群山之中。峰顶云雾缭绕，白雪皑皑。

如此寒冷的冬天，人们本该躲在家里，围着火炉喝点热酒暖身子才是。

只是，一大早却有一群上山朝拜的人，踏着山道上的积雪往峰顶攀登。

圣女峰的山脚下，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圣女牌坊。山峰上袅袅青烟飘向空中。枫叶火一般烧上天边，而在这片火海上，却又有一层雪白。白雪和红枫叶互相映衬，一个白得圣洁，一个红得娇艳，且连绵数里，如诗如画一般，竟美得让人惊心动魄。红白相偎，喧闹的人群中，那个孤独的少年看起来有些特别。

他身着一袭青衫，英俊的面容中带着些苍白，孤傲的神情中透出些许的桀





髻；他长身玉立，神态却略显疲惫。他的眼睛，像是子夜的寒星，有些迷茫，有些忧郁，又有些冷淡，使人始终琢磨不透，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。

虽然他像个潦倒的书生，但他的腰间却佩着一把长剑。在那把剑柄上，竟然缠绕着一条奇异的乌龙。

在别人看来，这似乎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。

他衣衫单薄，风尘仆仆，像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跋涉和艰难的旅途。

寒风中，他一边的袖口已经有些撕裂，寒风随着裂开的袖子直灌入身体。

他走到一块干净的石头边，坐下来，低头看看自己的衣袖，仿佛很生气似的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想不到这样的躯体竟也如此娇气，此刻还留恋这块布条吗？”

说完他“嘶”地一声扯下裂开的袖子，露出了有些苍白的的手臂。一招手，一只大雕从空中俯冲而下，停在他的手臂上。他将这小片衣袖围在大雕的脖子上。

少年摸摸大雕的头，很满意地对它说道：“你也冷了吧？阿伊，记得一会儿在圣女墓前多磕个头，让她保佑你衣食无忧，你可听明白了吗？”

那大雕像是听懂了主人的话，轻轻鸣叫了两声，就振翅往山顶飞去。

少年微微一笑，站起来继续行路。

一根拐杖“嘭”地一声顿在他的面前。那样的力度足以表达出一个人的愤怒。

看来有麻烦来了。不过，他从来不怕麻烦，再大的麻烦他也能化解。

他只怕寂寞。那无边的寂寞，会吞噬一个人的心灵。

此时那人已经盯上了他的脸。

“年轻人，在圣女峰前说话可要顾忌着一点。畜生怎么能去参拜圣女？亵渎了神灵，可会遭天谴的！”面前的老者黑着脸。

估摸着，他已经六十多岁了。

一个年纪大的人，说话总是会带着点权威。

少年回头，微笑道：“人有南北，地有东西。难道佛性也分贵贱吗？”

“这是当然。人有慈悲心怀，它却是畜生。畜生懂得修行吗？畜生有仁慈之心吗？”

“在我眼中，普天之下，万物众生皆是佛。”

老大爷看着少年，顿时语塞。过了半晌，他叹了口气，低下头无声地走了。

少年也继续前行。

谁也没注意到这一个片段。人群依然热闹。

只是，少年身后的一个老和尚却停下脚步，注视着这个少年。

老和尚手持佛珠，着一件单薄的灰色僧衣。他面容枯槁，苍老得像是秋天的落叶，随时都会被风刮走。皱纹像刀一般刻在他的脸上，诉说着他曾经历过的沧桑和世事。

他已经不再年轻。

看得出来，他的眼睛曾经明亮而敏锐，只是，现在它却已经平和而暗淡。

少年已注意到了后面的老和尚，但他仍是漠然地向前走着。

在他的生命中，见过了太多的人，善良的，奸诈的，小气的，仁慈的，糊涂的……形形色色的人，都没有一个人在他的记忆中留下片段。现在，他已经懒得再去推断一个路人。

他只想去看看满山的红枫叶。

这是他第一次在冬天下雪的时候看到满山的红枫叶，竟与他梦境中的情景惊人地相似！

那枫叶红得刺目，红得几乎要刺痛他的心，似乎那是他的心被撕成了一片片，染成了枫叶红。

他的心底忽然有了种不安的感觉。

“雪天的红枫叶……”他喃喃念着，眼中又露出了忧郁和迷茫：是谁给了我这样的梦？到底它向我暗示着什么？

圣女峰上，有一群人拥在一个白发老者的周围。

老者面带微笑，神态雍容。只是，他的双目在顾盼之间，瞬间神光闪动，威严逼人。他的衣饰并不华贵，甚至可以说是朴素，但谁都一眼便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是个极有威望之人。

他就是枫城城主商宜。五十年过去了，他虽然老了许多，但精神气儿却似乎比从前更足了。

商宜抬头望着圣女峰上那一片的雪红，沉默半晌，缓缓道：“圣女峰确实有些异常，目前我们都还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。”

“连城主他老人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？”人群开始议论纷纷。“不祥之兆啊。也许是有妖魔作怪。听说几十年前，这里曾经发生过妖魔残害生灵的事情呢。”

商宜一声咳嗽，人群安静下来，看着他。

“要说妖魔残害生灵的事情，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往事。或许，我本不该说的。但现在……也许应该把一件深藏我心底五十多年前的事情讲出来。我现在年纪大了，有很多事都记不清了。但唯独这件事情至今难忘。”

——在我还算年轻的时候，有一天城里来了一位巫师。当时那位巫师不知为何昏迷在城外，城里一位美丽的姑娘刚好从那经过，于是，这个好心的姑娘就救了他。

之后那位姑娘嫁给了巫师。但是，城里人都不知道巫师的身世背景，因为他极少跟别人来往。



两年之后的初春，他们生下了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长得聪明可爱，并且三个月就长牙齿，会叫父亲、母亲；四个月就会行走。还未满一岁的时候，他就已会预言谁将死去。

他的预言总是很准。

每次他预言过后，某个年轻力壮的人就会在三天后莫名其妙地死去。

这在枫城简直是前所未有。有人说，他是妖魔降世，有人说，他是魔兽的后代。不管是哪一种结论，大家一致认为，他是个不详之物。

有一天，这个孩子突然对人说：“妖孽即将乱世，枫城几天之内死人无数……”

三天后，城子里果然发生了怪事，无数的人开始死去。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原因。

为了拯救村人，圣女若梨被度成佛。

但是，一切灾难并没有因此消停。反而有蔓延的区势。

于是，人们都将这一切归罪到那个不详的孩子身上。有一天晚上，很多人同时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有人告诉大家，这个小孩是妖魔转世，当他长大后，枫城的百姓将会面临灭顶之灾。

其后的一天夜里，人们包围了巫师的房子，让他交出孩子。在被巫师拒绝后，人们就将手里的火把扔向那座木头房子。

就在这时，人们突然听到房子里一声凄厉的长啸之后，一股火柱冲天而出，两个扔火把的人突然倒地而死。而那座房子也被火把点燃了，熊熊大火持续烧了一夜，巫师、那位美丽的姑娘和那个孩子一直没有走出来。

这样的大火，不要说一个人的生命是否还能存活，就是连骨头也会烧成灰。因此，大家都认为他们一家三口已经被大火吞噬了……

少年在这时候，正好听到了老者所讲的这件往事，脸上不禁也出现了悲凄之色。

就在这时，突然一个苍老的声音在人群中响起来：“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！”

人们纷纷退后，寻找那个说话的人。只见一个穿着灰色僧服的老和尚从人群中走出来。

陌尘心中一动：原来就是这个老和尚。

“没有人会为此感到愧疚。因为，后来枫城果真死了很多的人，大家都很高兴那个孩子被及早烧死了。”商宜继续说道，“要说妖魔，那孩子应该就是祸乱枫城的元凶。只是，那家人现在都已经死去五十年了，现在又会出现什么妖魔呢？”

“不会的，但愿不会的……”有人附和着。

“不过，今天圣女峰上的枫树离奇变红，其情景于往年大异。也许，真的又要出事了。”商宜叹息了一声，“我累了，大家都早些下山去吧。圣女峰会保佑我们的……”

二 枫城危机

三天后圣女峰上的积雪化了，那数百里的红枫叶，竟在一夜之间也全部落尽了。一片光秃秃的树枝仿佛被火肆虐过一般，干枯焦黄，直刺天空。诡异得令人心惊。

整座圣女峰变得没有半点生机。

枫城的人们惶恐不安，灾祸即将降临的传言不胫而走。

不久，枫城贴出了一张招纳本领高强的巫师的榜文。

这对于这个流浪的少年来说，是个很好的留下来的机会。

他带着榜文径直来到了城主商宜的府第。

据说，商宜是枫城最德高望重的人。

当少年走进时，厅堂里的人们几乎都露出了傲慢的神情。

厅堂中间的红木椅上，坐着城主商宜。

在他的身后，还站着两个人。一个是他的护院尚武，此人身材魁梧，目如星辰，一看就是位练武之人；另一位身材矮小，面黄须少的瘦个子是城主的幕僚蒙讶，此两人一文一武，平时跟商宜形影不离。

站在他身边的还有一个人，此人鹰鼻尖腮，三角眼中时时透着一股阴冷，他是管家阿旺。

厅堂的两边分别有两排椅子，椅子上坐着城里的权贵和有身份的人们。

此时，他们正在商讨招聘巫师的事情。

当他们看到一个文弱的少年，拿着刚刚贴出去的榜文走进来时，大厅里顿时静默了下来。众人居高临下的目光刷刷地扫射到少年身上。

谁都看得出来，这个少年根本不符合他们招贤的要求。能够有资格做巫师的人，起码得有着几十年修行的长者。

少年如一叶孤舟，在众人目光的海洋中，孤傲前进。只是，很快地，一个人影一动，便闪到了他的跟前。

“你是谁？你来作什么？”

“我来揭榜文。”

他沉下脸，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揭榜文？”

“因为你们贴上去了，所以我就揭下来了。”少年微笑道，“正如你是人，所以



你要说话。就这么简单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尚武一时竟有些语塞。他急于邀功，却不料碰了个钉子。他向来仗势自傲，但无论如何也只是一个下人，此时被少年一语点破，脸色就是一阵铁青。

他看了一眼城主，见他神色如常，并无阻止之意，便强自冷笑道：“嘿嘿，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且快些走吧！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莫待我出手揍你！”

少年看了一眼大汉，突然笑了。像是一束阳光突然的照耀，他那本来冷淡、孤傲的神情一瞬间竟反而变得自信和从容。

站在商宜身后的瘦个子惊讶扫了一眼尚武，突然开口阴声道：“看来，他非但不怕你，反而准备要在这里领走一笔钱。”

大家听了瘦个子的话，顿时哈哈大笑起来。谁都不是傻子，尤其是坐在这个屋子内的人。他们是枫城最聪明和最精明的人。

这个陌生的少年，衣衫单薄，风尘仆仆，看起来像个流浪汉和穷光蛋。他们都知道，很多穷光蛋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

尚武咧开嘴欲笑，终于忍住了。他躬身道：“老爷，穷小子打扰了您和贵客的清静了。不如让属下现在就赶他出去？”

商宜脸色一沉，竟未语。

尚武一时摸不透老爷的意思，只好悻悻地退回到他的身后。

少年走到尚武面前，微笑着说道：“如果我是你，现在我一定笑不出来。”

尚武哼了一声，冷冷道：“哼，笑不出来又怎样，难道我还要哭吗？”

“看你面色晦暗，印堂下来，一路无光，必是将死之人。我倒是建议你现在先去好好吃一顿，然后到棺材店去，订一口上等的棺材，让他们今晚送到你家里来。天色一黑，你就自己躺到里面去，以免到时横尸荒野。你觉得这个建议如何？”少年仍然微笑着，好像在说一件极为有趣的事。

众人都冷冷地看着，竟没有一个人出来劝阻。商宜皱了下眉头，仍是未语。

尚武尴尬之极，脸色大变，挥起拳头就向少年砸了过去。这个文弱少年哪经得住那一双大拳头，眼看着他那条小命就要难保了。这时，一直闭口不语的商宜突然开口喝道：“尚武，还不快住手！”

尚武猛听得老爷喝声，一时收不住势头，改拳为掌，力道顿时减弱了许多。他往前一推，少年就仰面倒在了地上。

大厅里的众人，彼此交换了个眼色，又变得漠然。本来是一场好戏，只可惜这个少年未免太弱不禁风了。

“好好！打得好！你们快继续打。”院墙屋顶上，传来一阵清脆的吃吃笑声。“我还没看够呀！”

大家仰头一看，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站在屋顶上。细瞧，她一身淡绿色

的衣衫，美如清水芙蓉，她微微歪着头，笑靥盈盈，飘然欲飞；她的双眸如秋水般，似蒙了层迷雾。当她瞧着你时，细长的眼睛像似天真的狡黠，又似不屑的嘲讽；她的声音娇柔得如清凉的泉水般，沁人心田；当她笑的时候，声音便如清晨的薄冰破碎了一般使人心动。

这样的女孩，任谁见了都会不由的心生怜爱。

大家都不禁微笑了。

“原来是只猴子。”少年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衣裳，却笑道，“怪不得爬那么高。”

少女顿时羞得满脸通红。她的小嘴一撅，正欲待发怒，却眼珠一转，反而笑道：“上屋顶也要有本事。你呢，连一根木头都对付不了，还揭榜文呢！”

尚武的神色一变，但又不好再次发作，只得强忍了下去。

少年大笑道：“如果不是猴子干吗爬那么高呢？还没见过姑娘上屋顶的。”

女孩轻轻一纵，就跃下了屋顶。她走进厅堂，朝着大家嫣然一笑。这一笑，明眸皓齿，娇艳如花，大家一时之间，竟然看得呆了。

少年也不禁为之一呆。

她突然侧身一扬手，一条亮闪闪的鞭子就迎面向少年抽去。

原来那是一条金丝索。它平时就缠在少女的手腕上，一头的搭扣系在她的中指上，伸缩自如，竟是一件很好的兵器。

少年一愣，鞭子已冲着他的脖子而来。他身子一闪，还是躲避不及，鞭子已如灵蛇一般缠上他的右腕，少女一扯，只听他又“哎哟”一声扑倒在地上。

少女看着地上的少年，伸出一只春葱般的纤手，指着他得意地说道：“怎么啦，别以为躺在地上不动，我就饶了你啦，我的气还没消呢！”

少年只好再次从地上慢慢地爬起来，拍拍他那件衣裳，皱眉道：“你的气要生多长时间才算完？”

“最少也要两天。”少女嘟着嘴道，“长的时候就知道了。”她说这话时，好像她生气是件重要的事情，那时任谁都得让着她。

“是吗？不过，我忘了告诉你一个秘密。”

“秘密？我们才刚刚认识，你会有什么秘密要与我说的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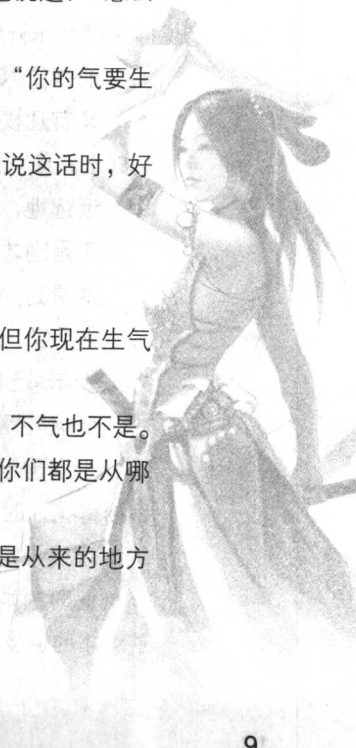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慢慢靠近她，低声道：“你笑起来的时候其实挺可爱的，但你现在生气的样子就像只母老虎。”

“你……”少女跺着脚，瞪圆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气也不是，不气也不是。

商宜站起身来，看着少女，道：“好啦！都住手吧。告诉我，你们都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少女“扑哧”一声笑道：“你这个老头子问话真好玩，我当然是从来的地方来的！”

众人听了顿时哭笑不得。





商宜微微一笑，又问道：“姑娘师承何处？会些什么本事？”

少女睁大双眼，一本正经地道：“为什么要师承别处？我只收徒弟，不收师父的。”

旁边的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谁都看出来了，这个少女就是存心来调皮捣蛋的。

商宜起身不再理会他们，拂袖而去。其他几个人也跟着散了。大厅只剩下一个管家。他走上前，手指厅外，淡淡道：“请吧。”

少女道：“喂，你们躲什么呀！我可是来应聘巫师的！”

客厅里的人瞬间走得干干净净。

少年哈哈大笑，少女跺跺脚，瞪了他一眼，悻悻然地走了出去。

少年漫无目的，不知不觉就到了一个湖边。

他靠在湖边的一棵树上，计划着接下来该怎么办。那个少女打乱了他的计划，他得好好重新想一下，怎么在枫城留下来。

正是黄昏时，夕阳的余晖暖暖地洒在湖面上，染红了半湖水。微风吹过，一汪碧波荡起涟漪。

湖边，枫叶正红得娇艳，枝干上、叶子上都还坠着一层积雪。

枫树的影子倒映在一汪碧波中，红红白白地摇曳着。

少年身形一动，就攀上了树枝，枝头的积雪顿时纷纷落了下来。

一枚红枫叶在雪花中，飘飘扬扬地落了下来，少年身子一翻，双手钩住树枝，仰头微微张开嘴，那枚枫叶就飘然落到了他的口中。

他衔住枫叶，纵身一跃，就飘然落到了地上。

又有几枚枫叶在他的身后悄然落下来，与雪花一起飘到了湖中。雪花在湖里顷刻之间便化了，红枫叶却漂浮在水面，悠悠地随碧波荡漾着。

远远地，一个少女慢慢地走了过来。

正是刚才那个用金丝索向他攻击的那个少女。

她看到少年坐在枫树下，雪花自头顶纷纷落下，好一幅美景。她口里微微发出一声惊叹，就跑了过来。

少年看到她，一扬手，就将手中的那枚枫叶放飞了出去。

红枫叶飘飘扬扬地落到了湖面上。

少女走近，围着红枫树，跳着，笑着，委实天真烂漫。她旁若无人地时而伸手接雪花，时而跳起来摘一枚枫叶，却唯独当他不存在一般。

玩了半晌，她像是累了，轻轻叹息一声，坐下来，靠在枫树上休息。

此时的她，看着湖面的红枫叶飘过，静静地坐着，似沉思似发呆，已经没有了刚才的调皮。有时，她的眼睛里又露出悲伤的迷雾，使人看了怎么也不能清楚，

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。

太阳已经西下。红枫叶随着微风，在湖水中漂浮得越来越远。

少年悄然起身，准备离去。

“喂——”少女突然开口叫住了他，娇声道：“你是谁呀？为什么坐在这里呢？难道你无家可归吗？”

她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，好像已全忘了刚才捣乱的事。

“家？家是什么？”少年的眼神有些迷茫和忧郁，“你要知道我是什么人，只能去问我的爹娘。不过，我从未见过他们。”

“我知道啦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啊？”

“你根本就是个骗子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”少女走到湖边，一边伸出纤纤玉手去捞湖中的枫叶，一边说，“所以呀，我一试就知道了，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“我没有名字。”少年回首微笑道，“如果你要叫我的话，就叫陌尘吧。我就像陌上的尘埃一样，随风飘荡。”

“好。我以后就叫你骗子陌尘吧。”少女又笑了，手指一触到冰冷的湖水，又立即缩了回来。

“哈，这个名字倒是新鲜。”陌尘笑道，“你来这儿又是干什么呢？莫不是就盯着我怎么行骗吧？”

少女的脸色忽然凝重起来。

“我来这里，是有一件极重要的事，要等着我尽快去做，这件事如果不能做到，我……”未及说完，她的眼睛又似蒙了一层迷雾。

陌尘心里一动，正欲追问，她却扭过脸沉默不语。一会儿，她站起来，拍拍衣裳，说：“我走啦！再见。”

她真的就走了。陌尘不禁喊道：“喂——你去哪儿？”

“我不叫喂！我的名字叫殊鱼。我当然是去我该去的地方啦！”

她要做的是什么呢？

陌尘看着她的背影渐渐地消失了。一时竟有些落寞。

此时，暮色如烟，寒山渐远。空旷的大地上，远处的烟树寥寥立于风中，只剩下落暮时分的寂寞。

他突然朝天空长啸了一声，远远的，一只大雕俯冲下来，收翅停在他的肩上。

他对着大雕说：“阿伊，走吧。我们该想想今晚去哪儿了。”

他慢慢地踱步走到街上。夜晚的风已经有些寒冷。

他漫无目的地向城外走去。一会儿，他发现自己又到了白天他揭榜文的城墙下。一张新的榜文又贴了上去。榜文的正文后面，写着：“如有高人能够为本城驱魔排忧，本城百姓愿以重金酬谢。”

